

电影文学剧本

万紫千红总是春

沈 浮 瞿白音 田念萱著



万世师表是春



万紫千红总是春

著 作者 沈 浮 瞿白音 田念萱

*

·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1/4 插页：3 字数：64,000

1960年1月第1版

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283

定价：(八) 0.34元

內 容 提 要

在沸騰的一九五八年，大躍進的雄偉磅礴的氣勢卷遍全國，上海里弄家庭婦女也和全國各條戰綫上的婦女一樣，受到了莫大的鼓舞；她們組織了起來，意氣風發、鬥志昂揚地投入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。這部電影文學劇本的故事，就是通過上海一條里弄的家庭婦女在大躍進形勢中的經歷和鬥爭，來反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面貌。

劇本塑造了王彩鳳、蔡桂貞、陸阿鳳等幾個家庭婦女形象，通過這幾個具體人物性格的矛盾衝突，批判了輕視勞動、輕視婦女的資產階級思想觀點，闡述了人與人之間新型關係的成長。





第一章

一

一九五八年。

秋天早晨的上海小菜場。每个摊头、店鋪的周圍，都聚集着或流动着許多挎籃提袋的妇女。有的在選購菜蔬、虾蟹、家禽、肉类或蛋类；有的在挑选枕花、鞋面布、綢帶或鋼針；有的在選購糕点、水果或鮮花；有的为小孩买玩具；有的在买鉛笔、練習簿、小筆記本之类的东西。

在建筑物的墙上，到处挂着紅布橫幅并貼有許多張大字报、服务公約和清洁卫生公約等等。

菜場里設有临时托儿站，有的妇女把小孩送进托儿站，然后出来买东西；有的妇女已买好了东西，走进托儿站領了孩子一同回家。

菜場里还为买菜的人預备了休息的地方，一張长台子，鋪着白台布，摆着插有鮮花的花瓶，两只大热水瓶和十来只雪亮的玻璃杯擱在一只大磁盘里。有几位年齡比較大一点的妇女坐在台子旁休息，有的在計算菜錢，有的在拿起热水瓶倒水喝。

小菜場的一角，摆滿了一籠一籠的鷄鴨。

有一个籠子里，装满了十几只羽毛丰丽的肥鷄。

王彩鳳伸手在籠子里捕捉挑选，鷄群惊动地咕咕乱叫，展翅扑騰。

王彩鳳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家庭妇女，是里弄的妇代委員。她身体长得匀称、健康，臉色紅潤，一双俊俏的眼睛。她把选中的一只鮮嫩紅冠的母鷄从籠里取出来，笑嘻嘻地举給身旁的一位扁扁臉儿、身材高大、形象雄厚的徐大媽看。

徐大媽熟練地用手在鷄的脖子上摸摸，在鷄的胸脯上摸摸。

彩鳳：“怎么样？”

徐大媽：“就給她买这只吧。”

鷄上了秤，彩鳳在准备付錢。

蔡桂貞出现在她的面前。蔡桂貞是一个打扮素雅，身姿柔弱，十分文靜的略近中年的妇女。

桂貞：“王彩鳳，买鷄啊？”

彩鳳轉过头看看桂貞，輕声答着：“嗯。”爽朗地拉着桂貞的籃子看看：“买了点什么菜？”

桂貞：“昨天还有剩的，只买了点豆腐、卷心菜，湊合着吃就算了。”

彩鳳对着桂貞笑了笑，从她的眼神里，可以看出她对桂貞含着尊重和同情。

桂貞見了徐大媽，便問：“徐大媽，今天买的什么菜？”

徐大媽在里弄中是有名的烹調能手，經這一問，便自鳴得意地报道了自己所配的菜：“牛肉粉絲、宁波豆腐……”

桂貞笑着說：“你真是會配菜。”

一旁來了薛翠英。她和王彩鳳、徐大媽、蔡桂貞是同住在
一條里弄的鄰居。是居民小組長。她為人正直、熱情，只是性
情急躁，缺乏耐心。她在菜場上發現有鯽魚，而且價錢便宜，
是來叫蔡桂貞也去買的。於是，四個人就一同走動。

經過玩具攤時，桂貞放慢了腳步，恰巧，玩具攤旁邊有賣
玉米的，彩鳳停下來，買了兩個顆粒飽滿的玉米。桂貞把玩具
攤上的乒乓球和拍子拿起來看了一下，但她沒有買。

翠英在前面招手催促她們，彩鳳和桂貞并肩走去。

一大盆鮮活的白鱗鯽魚，在水盆里游來游去。

桂貞眼望着鮮活亂蹦的鯽魚，心里想买，卻又感到有點為
難。

大家似乎了解她的心情。翠英慫恿地說：“沒關係，買吧。
鄭先生不認賬，叫王彩鳳請客好了。”

彩鳳也熱情地說：“好，我請客。”

桂貞想了一下，買了半斤。

二

她們居住的里弄。木房、磚房、平房和樓房，沿着一條長
長的石徑，參差不齊地排列在那里，但卻顯得整潔。

一位十分喜愛兒童的退休老工人張阿福，在弄口買了四
五條紅色金魚，連一個小玻璃魚缸送給了一個五歲的女孩子。
這女孩子，看見薛翠英買菜回來，便拿着魚缸迎了過去，告訴
了母親。薛翠英對張阿福表示了感謝。

这时，住在这条里弄里的許多男女学生，正上学去，有的手里提着書包，有的把書包挎在肩上。住在这条里弄里的、在各个生产、工作崗位上的男女职工，也三三两两地出去上班。这些人和买菜回来的妇女們迎面相遇，熟識的互相打着招呼：“上班啦。”“买菜回啦。”

彩鳳、翠英等看見这些上班的人，不覺发出了感叹。

彩鳳：“人家热火朝天大跃进，我們呢——”把手中的菜籃抖了抖。

徐大媽：“不要說你們年輕人，就連我这老太婆，也好像有一股子勁要使出来。”

一个女邮递員，騎着自行車来到了她們身旁，从邮件袋里取出了两份解放日报，分別递给翠英和彩鳳，又踏着車子走到前面去了。

彩鳳和一同回来的人分了手，就去分送邻居托买的菜蔬，她先到紀素兰家。素兰是一个臉儿瘦削、声音清脆、身材矮小的年輕女人，她从彩鳳手里接过来托买的水芹菜，并表示謝意。她的丈夫張济川出去上班，和彩鳳招呼着。

彩鳳：“張先生，上学校去？”

济川一边招呼一边走了。

接着彩鳳又来到了陆阿鳳家門口。

“阿鳳，把鷄拿去。”彩鳳在門外叫。

陆阿鳳是彩鳳最知心的一个邻居姊妹。彩鳳在門外叫喚的时候，她正在給孩子洗臉。

“你送进来吧。”

“好神气，真会使唤人。”彩鳳向屋里走。

彩鳳把鷄遞給了阿鳳：“瞧，多肥。”

阿鳳：“錢够了嗎？”

彩鳳把余錢交还阿鳳：“还有剩的。”她从籃子里取出一件玩具遞給小孩，說：“送給你，今天你长尾巴，长命百岁。”

“快謝謝彩鳳阿姨。”阿鳳对小孩說。

小孩：“謝謝彩鳳阿姨。”

彩鳳吻吻小孩的臉，朝門外走，小孩跟在她后面。出門正碰上那个女邮遞員送来一封信，彩鳳順手接了，看了一下，对小孩說：“你爸爸来信了。”

阿鳳正站在門口，忙說：“給我。”

“不給。”彩鳳开玩笑的說着，将信藏到身后，小孩从彩鳳手上搶了那封信交給自己的媽媽。彩鳳追赶小孩，小孩躲到阿鳳的身后，于是，大人、小孩一同笑了起来。

彩鳳的婆婆刘大媽来到了門口，她叫喚彩鳳。

“彩鳳！……买了小菜还不回家？”

彩鳳笑了一下，赶忙往外跑。

刘大媽手上抱着个哭哭咧咧的孩子，王彩鳳跑上来先把菜籃交給婆婆，順手把孩子接过来。刘大媽提着菜籃一面往家里走，一面嘮叨：“买菜嘛，还东家捎，西家带，你不怕累。”她們已到門口，刘大媽指着两个孙儿——大宝、二宝——說：“看看你的好儿子吧。”

彩鳳望了望小孩，从菜籃里取出了那两个玉米交給刘大媽。大宝二宝正在合泥筑屋，弄得手臉烏黑，发现了媽媽手里

的玉米，便喊着奔了过来。彩鳳一面拦着小孩，一面拿出两块粉糕說：“玉米是奶奶爱吃的，你們吃这个。”她把糕放到孩子嘴里：“洗手去。”

两个孩子象鳥儿嘴里衔着食物一样地跑了。

三

这是蔡桂貞的家。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在郑先生——蔡桂貞的丈夫郑宝卿还不曾起床的时候，都要注意不使发出什么巨大的声响。因为吵醒了郑先生，他会不愉快的。薛翠英的女儿手上拿着那个好玩的金魚缸来蔡家玩，蔡桂貞的儿子云生一个劲儿的追着要看。郑宝卿的侄女儿郑华，初中毕业，已經分配工作，等待出发，年約十八、九岁，长得很秀丽，她怕惊醒了叔叔，便“嘘——嘘——”的警告。但結果还是叭嗒一声，金魚缸摔在楼梯口的地板上，碎了。

“桂貞，是什么东西摔啦——啊？”房里发出了郑宝卿的声音。

“沒……没什么！是楼上。”桂貞急忙作答。

随着声音，門口出現了薛翠英。她和桂貞对看一下，都不說話，一个默然地表示歉意，一个打着手势說没关系。然后，一个把女儿悄悄地领了出去，一个在弯腰拾檢摔破了的金魚缸。

从郑宝卿在房里发出第一个声音起，紧接着，間断地听到他发出一連串的声音，他一会儿找火柴，一会儿找衬衣，一会儿又要皮鞋……郑华进去伺候了，还不行，还鬧着要蔡桂貞亲

自进去伺候他。最后，郑华和云生两人分举着漱口用具，毛巾和洗脸盆，走进房间去。

不久，当蔡桂贞端出早点时，郑宝卿——一个公私合营商店的会计员——扣着钮扣，慢步走到桌前。他瘦高个儿，长方脸，细眉，肿眼泡，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没镶边的眼镜。现在，虽然还是初秋，而他死板的脸上，却好象抹上了一层严霜。他坐下来喝稀饭，郑华和云生站在一旁。

蔡桂贞按照习惯，在丈夫吃早点的时候报菜账。

“今天买菜剩了九分钱。”她把钱摆在方桌上。但当郑宝卿伸手收钱入袋时，她却又说：“今天多买了半斤鲫鱼，借了人家三角钱。”

“谁叫你买鱼的？”郑宝卿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“过日子没有个算计还行？”

“我想用葱烧烧给你做下酒菜，孩子也好吃点。”

郑宝卿脸色并未好转。他慢条斯理的数着钞票：“鱼钱……水电费……”往桌上放着。

“叔叔，给你打酒的钱呢？”郑华气鼓鼓地插嘴。

“今晚我不在家里吃饭。”郑宝卿说着站了起来。“小华，你工作分配定了，为什么还不去？”

郑华：“等通知，集体去报到。”

蔡桂贞把自来水笔和草提包交给郑宝卿，胆怯地说：“宝卿，云生吵了几天啦，想买一个乒乓球，一块拍子……”

“不买。”不等蔡桂贞说完，宝卿截住了她的话，迈步往门外走，在门口又回转头来：“那鱼留着明天吃。”说完出门

自去。

郑华对于叔叔的作风，是一向不滿的。郑宝卿走后，她便压抑不住地对蔡桂貞說：“嬌嬌，你脾气太好了，总是依他。”

蔡桂貞笑了笑說：“我能怎么样呢？你还年輕，結了婚也許会懂。”

“結婚要都是这样，我宁可一辈子不結婚。”

蔡桂貞又笑了笑：“別說傻話！”

郑华：“傻話？你是他的妻子不是？可他把你当什么人？”

蔡桂貞凝神听着，沒有答話。

四

郑宝卿在里弄的石子路上走，几个儿童在他的身边追逐，穿繞着。居民們在从事各种早晨的生活活动。他經過王彩鳳的家門口，王彩鳳这时正拿着梳子給刘大媽梳头。薛翠英和徐大媽正在一起洗衣服洗菜，她們望着郑宝卿走过去以后，对看了一下，挤眼撇嘴，作鄙視状。翠英叭噠打了孩子一下：“別在这儿攪！”

原来她的女儿插手搶着要洗菜。

張阿福搖晃着矮胖的身体，眯縫着一双小眼，笑咪咪地走了来：“小朋友，到这儿来，別攪媽媽們干活。小朋友，集合啦……到这儿集合啦！……”他嚶嚶嚶地吹响了哨子。这哨音一播开，就从四面八方跑来了一群大大小小五、六岁的男女儿童。

五

刘大媽已經梳好了头，站在屋前抖动一块藍布披肩。大宝二宝听見哨声，撒腿就往外跑，刘大媽連忙拦阻。大的沒抓住，抓住了小的。但当她一轉身时，小的也溜掉了。她气的要去追。彩鳳劝說：“媽，讓他們去玩吧。”

“出去有什么好处？孩子就得放在自己身边。”

太阳已經老高。王彩鳳把手上的孩子交給婆母抱去后，便快节奏地做起各种家务劳动来。首先，她把一只火生的很旺的煤球爐子提进厨房来，放上一壶水，又麻利地把杂乱的两間房打扫的十分干淨，整理了一下瓶中的鮮花。接着便洗菜洗米燒飯，且利用空隙洗起衣服来，并把洗好的衣服拿到晒台上來晾。就在这时，儿童的歌声，远远地傳送了过来。她踏着歌声，走回厨房，把孩子又从婆母的手上接过来，坐在爐火边，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拿过报纸来閱讀。歌声一直繼續着，引起了她的兴趣，凝神地听。

六

里弄中的一个广场上。張阿福領着大宝、二宝和薛翠英的女儿……总共有二三十个儿童唱的正起勁。張阿福故意唱不協調的怪腔，引的孩子們一边唱，一边笑。里弄的媽媽們，祖母們，对張阿福做的这件事都很表示滿意，感激。但也有些人，象慣于管閑事、搬嘴舌的姚月仙，却立在門口对一个自称有病的妇女伍美珍說：

“这么大年紀，还唱！瘋瘋癲癲的也不怕人家笑話。”

忽然間，伍美珍看見居委会的主任戴媽媽从居委会里走出来，便用臂肘碰了姚月仙一下，二人立刻停止了說話。

戴媽媽五十多岁，滿臉慈祥，精神旺盛，一望而知是个胸襟闊达、性格爽朗的人。她的周圍，跟着五六个年齡不一、服飾不同的妇女，戴媽媽親切地先后對她們說：

“居委会可以給医院去証明信，有病一定要治，再有困难，大家想办法。”

“你們不要这样，整风的时候七号和八号两家，一二十年不講話都和好了，你們又为孩子鬧什么，說开就算啦。”

“你儿子就业的事，我們去联系，有消息就通知你。”

妇女們有的应諾，有的道謝，都欣然而去。

“早，戴媽媽。”戴媽媽經過姚月仙、伍美珍面前，她俩連忙打招呼。

戴媽媽听着孩子的歌声，指着張阿福那个方向說：

“你們听，阿福把孩子們帶在一起，可給大伙儿幫了忙，要不，媽媽們真沒法干活。”

“是呀，阿福伯伯人是真好。”姚月仙神一套鬼一套地說。

“你这几天身体怎么样？伍大姐。”戴媽媽問伍美珍。

“不好呀！”伍美珍說：“耳朵嗡嗡隆隆地响，响得連心都要跳出来。”

“多休息休息。”戴媽媽說着，慢慢地向前走去。

伍美珍答应着，并輕輕地叹息。

戴媽媽走到孩子們面前，孩子們都圍上来欢呼。戴媽媽

撫愛着孩子，對張阿福說：

“你要自己花錢買獎品給孩子們，這不好，應該由居委會出。”

“不，我退休了有勞保，錢用不了，月月有存。”他說着從懷里掏出存摺給戴媽媽看。孩子們也擠上來看，他就吹了一聲哨子。孩子們也真有組織性，一聽到哨子馬上歸隊，站得整齊。等聽到第二聲哨子，見張阿福揮動了一下手勢之後，便馬上齊聲歌唱起來。

戴媽媽笑着說：“快收起你的銀行存摺吧，服從組織決定。”

兩個老人歡笑。孩子們仍在唱歌。張阿福興奮地說：

“……這群孩子真好。你看，那個大眼睛，將來說不定是勞動模範；那三個，海陸空軍；這個，文學家；這個，工程師；這個，就愛拿着鉚頭敲敲釘釘，大概是搞我的行當，准是個好木工；那個（一個長得很甜的女孩子），會唱會跳，將來可以拍電影。”那個未來的演員，一邊唱着，一邊眯縫着小眼睛朝張阿福和戴媽媽笑了一下。兩個老人也贊賞地向孩子笑着。

歌聲在里弄里飄蕩。

七

下午，蔡桂貞家。

彩鳳、桂貞和阿鳳三個人在一起學習文化，鄭華幫她們復習。

鄭華：“該你的啦，把這課念念。”